

台朗葛·妮也歐

著克扎爾巴

譯雷傳

社版出明平

台朗葛·妮也歐

著克扎爾巴
譯 雷 傳

社版出明平

文 學 譯 林

歐也妮·葛朗台

EUGENIE GRANDET

原著者 Honoré de Balzac

譯者 雷

出版者 平明出版社
上海汕頭路八二號

總經理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
聯合組織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印刷者 國光印書局
上海新大沽路三弄三號

定價 人民幣一萬四千四百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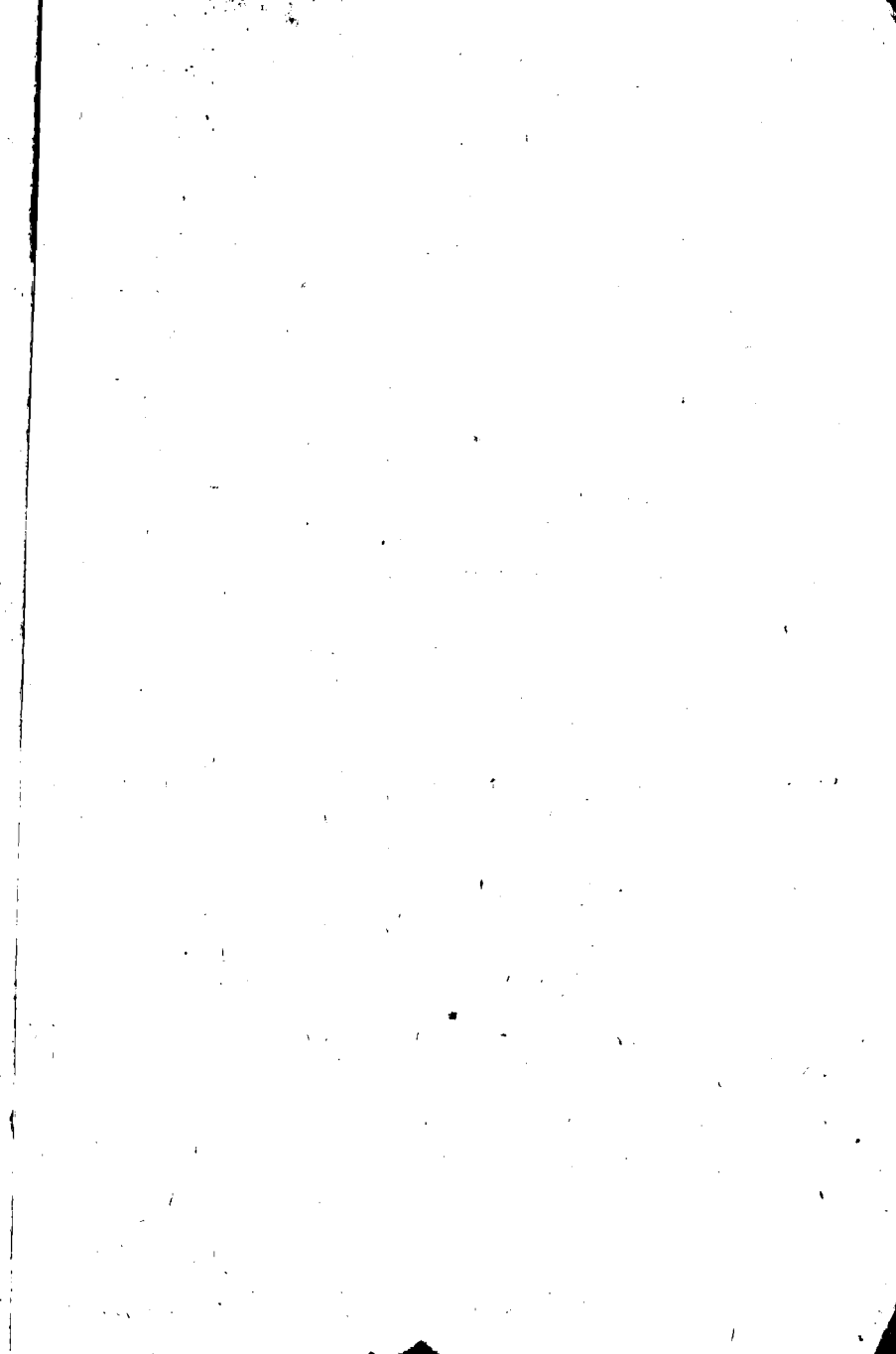
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

一九五一年十月初版
(一——二〇〇〇冊)

目次

中產階級的面目·····	三
巴黎的堂兄弟·····	五五
內地的愛情·····	八五
吝嗇鬼許的願·情人起的誓·····	一四七
家庭的苦難·····	二二一
如此人生·····	二八一
結局·····	三一五

歐也妮·葛朗台



中產階級的面目

某些內地城市裏面，有些屋子看上去像最陰沉的修道院，最荒涼的曠野，最淒涼的廢墟，令人悵鬱不歡。修道院的靜寂，曠野的枯燥，和廢墟的衰敗零落，也許這類屋子都有一點。裏面的生活起居是那麼幽靜，要不是街上一有陌生的腳聲，窗口會突然探出一個臉孔像僧侶般的人，一動不動的，黯澹而冰冷的目光把生客瞪上一眼的話，外地客人可能把那些屋子當做沒有人住的空屋。

索漢城裏有一所住宅，外表就有這些淒涼的成分。一條起伏不平的街，直達城市高處的古堡，那所屋子便在街的盡頭，現在已經不大有人來往的那條街，夏天熱，冬天冷，有些地方暗得很，可是頗有些特點：小石子鋪成的路面，傳出清脆的回聲，永遠清潔，乾

燥；街面窄而多曲折；兩旁的屋子非常幽靜，坐落在城腳下，屬於老城的部分。

上了三百年的屋子，雖是木造的，還很堅固，各種不同的格式別有風光，使索漠城的這一個區域特別引起考古家與藝術家的注意。你走過這些屋子，不能不欣賞那些粗大的樑木，兩頭雕出古怪的形象，蓋在大多數的底層上面，成爲一條黝黑的浮雕。

有些地方，屋子的橫木蓋着石板，在不大結實的牆上勾勒出藍色的圖案，木料支架的屋頂，年深月久，往下彎了；日曬雨淋，椽子已經腐爛，翹曲。有些地方，露出破舊黝黑的窗檻，細巧的雕刻已經看不大清，窮苦的女工放上一盆石竹或薔薇，窗檻似乎就承受不住那櫻色的瓦盆。再往前走，有的門上釘着粗大的釘子，我們的祖先異想天開的，刻上些奇形怪狀的文字，意義是永遠沒法知道的了；或者是一個新教徒在此表明自己的信仰，或者是一個舊教徒爲反對新教而詛咒亨利四世。也有一般布爾喬亞刻些徽號，表示他們是舊鄉紳，掌握過當地的行政。這一切中間就有整部法蘭西歷史的影子。一邊是牆壁粉得很粗糙的，搖搖欲墜的屋子，還是工匠賣弄手藝的遺物；貼鄰便是一座鄉紳的

住宅，半圓形門框上的貴族徽號，受過了一七八九年以來歷次革命的摧殘，還看得出遺跡。

這條街上，做買賣的底層既不是小鋪子，也不是大商店，喜歡中世紀文物的人，在此可以遇到一派樸素簡陋的氣象，完全像我們上代裏的習藝工場。○寬大低矮的店堂，沒有鋪面，沒有擺在廊下的貨攤，沒有櫥窗，可是很深，黑洞洞的，裏裏外外沒有一點兒裝璜。滿板的大門分做上下兩截，簡陋的釘了鐵皮；上半截望裏打開，下半截裝有彈簧的門鈴，老是有人開進開出。門旁半人高的牆上，一排厚實的護窗板，白天卸落，夜晚裝上，外加鐵門好落鎖。這間地窖式的潮濕的屋子，就靠大門的上半截，或者窗洞與屋頂之間的空間，透進一些空氣與陽光。半人高的牆壁下面，是陳列商品的地位。招徠顧客的玩藝，這兒是絕對沒有的。貨色的種類要看鋪子的性質；或者擺着兩三桶鹽和鱉魚，或者是幾棚帆布與繩索，樓板下面排着黃銅索，牆上吊着桶箍，再不然架上放些布疋。

你進門吧，一個年輕漂亮的姑娘，乾乾淨淨的，戴着白圍巾，手臂通紅，立刻放下編織物，叫喚她的父親或母親來招呼你，也許是兩個銅子也許是兩萬法郎的買賣，對你或者冷淡，或者慇懃，或者傲慢，那得看店主的性格了。

你也可看到一個做酒桶木材的商人，兩只大拇指繞來繞去的，坐在門口跟鄰居談天。表面上他只有些起碼的酒瓶架或兩三捆薄板，但是安育地區所有的箍桶匠，都是向他碼頭上存貨充足的工場購料的。他知道如果葡萄的收成好，他能賣掉多少桶板，估計的準確最多是一兩塊板的上下。一天的好太陽教他發財，一場雨水教他虧本；酒桶的市價，一個上午可以從十一法郎跌到六法郎。

這個地方像都蘭區域一樣，市面是由天氣作主的。種葡萄的，有田產的，木材商，箍桶匠，旅店主人，船夫，都眼巴巴的盼望太陽；晚上睡覺，就怕明朝起來聽說隔夜結了冰；他們怕風，怕雨，怕旱，一忽兒要雨水，一忽兒要天時轉暖，一忽兒又要滿天上雲。在天公與塵世的利益之間，爭執是沒得完的。晴雨表能够輪流的教人愁，教人笑，教人高興。

這條街從前是索漠城的大街，從這一頭到那一頭，『黃金一般的好天氣』這句話，對每份人家都代表一個收入的數目。而且個個人會對鄰居說：『是啊，天上落金子下來了。』因為他們知道一道陽光和一場時雨帶來多少利益。在大氣美好的節季，到了星期六中午，就沒法買到一個銅子的東西。做生意的人也有有一個葡萄園，一方小園地，全要下鄉去忙他兩天。買進，賣出，賺頭，一切都是預先計算好的，生意人儘可以化本半日的功夫打哈哈，說長道短，刺探旁人的私事。某家的主婦買了一只竹雞，鄰居就要問她的丈夫是否煮得恰到好處。一個年輕的姑娘從窗口探出頭來，決沒有辦法不讓所有的閒人瞧見。因此大家的良心是露天的，那些無從窺測的，又暗又靜的屋子，並藏不了什麼秘密。

一般人差不多老在露天過活；每對夫婦坐在大門口，在那裏喫中飯，喫晚飯，吵架拌嘴。街上的行人，沒有一個不經過他們的研究。所以從前一個外鄉人到內地，免不了到處給人家取笑。許多有趣的故事便是這樣來的，安越人的愛尋開心也是這樣出名的，因

爲這一類的城裏笑話是他們的拿手。

早先本地的鄉紳全住在這條街上，街的高頭都是古城裏的老宅子，世道人心都還樸實的時代——這種古風現在是一天天的消滅了，——的遺物。我們這個故事中的那所淒涼的屋子，就是其中之一。

古色古香的街上，連偶然遇到的小事都足以喚起你的回憶，全部的氣息使你不由自主的沉入遐想。拐灣抹角的走過去，你可以看到一處黑魃魃的凹進去的地方，葛朗台府上的大門便藏在這凹坑中間。

在內地把一個人的家稱做府上是有分量的；不知道葛朗台先生的身世，就沒法掂出這稱呼的分量。

葛朗台先生在索漠城的名望，自有它的前因後果，那是從沒在內地就留過的人不能完全瞭解的。葛朗台先生，有些人還稱他做葛朗台老頭，可是這樣稱呼他的老人越來越少了，他在一七八九上是一個很富裕的箍桶匠，識得字，能寫能算。共和政府在索漠

地區標賣教會產業的時候，他正好四十歲，纔娶了一個有錢的木板商的女兒。他拿自己的現款和女人的陪嫁，湊成兩千金路易，跑到區公所。標賣監督官是一個強兇霸道的共和黨人，葛朗台把丈人給的四百路易望他那裏一送，就三錢不值兩錢的，即使不能算正當，至少是合法的，買到了區裏最好的葡萄園，一座老修道院，和幾塊分種田。

索漠的市民很少革命氣息，在他們眼裏，葛朗台老頭是一個激烈的傢伙，前進分子，共和黨人，關切新潮流的人物；其實箍桶匠只關切葡萄園。上面派他當索漠區的行政委員，於是地方上的政治與商業都受到他溫和的影響。

在政治方面，他包庇從前的貴族，想盡方法使流亡鄉紳的產業不致被公家標賣；商業方面，他向革命軍隊承包了一二千桶白酒，代價是把某個女修道院上好的草原，本來留作最後一批標賣的產業，弄到了手。

拿破侖當執政的時代，好傢伙葛朗台做了區長，把地方上的公事應付得很好，可是他葡萄的收穫更好；拿破侖稱帝的時候，他變了光桿兒的葛朗台先生。拿破侖不喜歡共

和黨人，另外派了一個鄉紳兼大地主，一個後來晉封爲男爵的人來代替葛朗台，因爲他有紅帽子嫌疑。葛朗台丟掉區長的榮銜，毫不惋惜。在他任內，爲了本城的利益，已經造好幾條出色的公路直達他的產業。他的房產與地產登記的時候，佔了不少便宜，只完很輕的稅。自從他各處的莊園登記之後，靠他不斷的經營，他的葡萄園變成地方上的頂兒尖兒，這個專門的形容詞是說這種園裏的葡萄能够釀成極品的好酒。總而言之，他簡直有資格得榮譽團的勳章。

免職的事發生在一八〇六年。那時葛朗台五十七歲，他的女人三十六，他們的獨養女兒纔十歲。

大概是老天看見他丟了官，想安慰安慰他吧，這一年上葛朗台接連得了三筆遺產，先是他丈母特·拉·古地尼埃太太的，接着是太太的外公特·拉·裴德里埃先生的；最後是葛朗台自己的外婆，香蒂埃太太的。這些遺產數目之大，沒有一個人知道。三個老人愛錢如命，一生一世都在積聚金錢，以便私下裏摩挲把玩。特·拉·裴德里埃老先生

把放債叫做揮霍，覺得對黃金看上幾眼比放高利貸還實惠。所以他們積蓄的多少，索漠人只能以看得見的收入估計。

於是葛朗台先生得了新的貴族頭銜，那是儘管我們愛講平等也消滅不了的，他成爲一州裏『納稅最多』的人物。他的葡萄園有一百阿爾邦，^①收成好的年份可以出產七八百桶酒，他還有十三處分種田，一座老修道院，修院的窗子，門洞，彩色玻璃，一齊給他從外面堵死了，既可付捐稅，又可保存那些東西。此外還有一百二十七阿爾邦的草原，上面的三千株白楊是一七九三年種下的。他住的屋子也是自己的產業。

這是他看得見的家私。至於他現金的數目，只有兩個人知道一個大概。一個是公證人克羅旭，替葛朗台放債的，另外一個是台·格拉桑，索漠城中最有錢的銀行家，葛朗台認爲合式的時候跟他暗中合作一下，分些好處。在內地要得人信任，要掙家業，行事非機密不可；克羅旭與台·格拉桑雖然機密透頂，仍免不了當衆對葛朗台必恭必敬，

① 每個阿爾邦約等於三十至五十一畝，視地域而定。每畝等於一百平方公尺。

使旁觀的人看出前任區長的資力何等雄厚。

索漠城裏個個人相信葛朗台家裏有一個私庫，一個堆滿金路易的祕窟，說他半夜裏瞧着累累的黃金，快樂得無可形容。一般吝嗇鬼認為這是千真萬確的事，因為看見那好傢伙連眼睛都是黃澄澄的，染上了金子的光彩。一個靠資金賺慣大利錢的人，像色鬼，賭徒，或幫閒的清客一樣，眼風自有那種說不出的神氣，一派躲躲閃閃的，饞癆的，神祕模樣，決計瞞不過他的同道。凡是對什麼東西着了迷的人，這些暗號無異幫口裏的切口。

葛朗台先生從來不欠人家什麼；又是老箍桶匠，又是種葡萄的老手，什麼時候需要爲自己的收成準備一千只桶，什麼時候只要五百只桶，他預算得像天文學家一樣準確；投機事業從沒失敗過一次，酒桶的市價比酒還貴的時候，他老是有酒桶出賣，他能够把酒藏起來，等每桶漲到兩百法郎纔拋出去，一般小地主卻早已在一百法郎的時候脫手了。這樣一個人物當然博得大家的敬重。那有名的一八一一年上的收成，他乖乖的囤

在家裏，一點一滴的慢慢賣出去，掙了二十四萬多法郎。講起理財的本領，葛朗台先生是隻老虎，是條巨蟒；他會躺在那裏，蹲在那裏，把俘虜打量個半天再撲上去，張開血盆大口的錢袋，倒進大堆的金銀，然後安安寧寧的去睡覺，好像一條蛇喫飽了東西，不動聲色，冷靜非凡，什麼事情都按部就班的。

他走過的時候，沒有一個人看見了不覺得又欽佩，又敬重，又害怕。索漠城中，不是個個人都給他鋼鐵般的利爪乾淨俐落的抓過一下的嗎？某人爲了買田，從克羅旭那裏弄到一筆借款，利率要一分一，某人拿期票向台·格拉桑貼現，給先扣了一大筆利息。市場上，或是夜晚的閒談中間，不提到葛朗台先生大名的日子很少。有些人認爲，這個種葡萄老頭的財富簡直是地方上的一寶，值得誇耀。不少做買賣的，開旅店的，得意揚揚的對外客說：

『嘿，先生，上百萬的咱們有兩三家；可是葛朗台先生哪，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家私！』